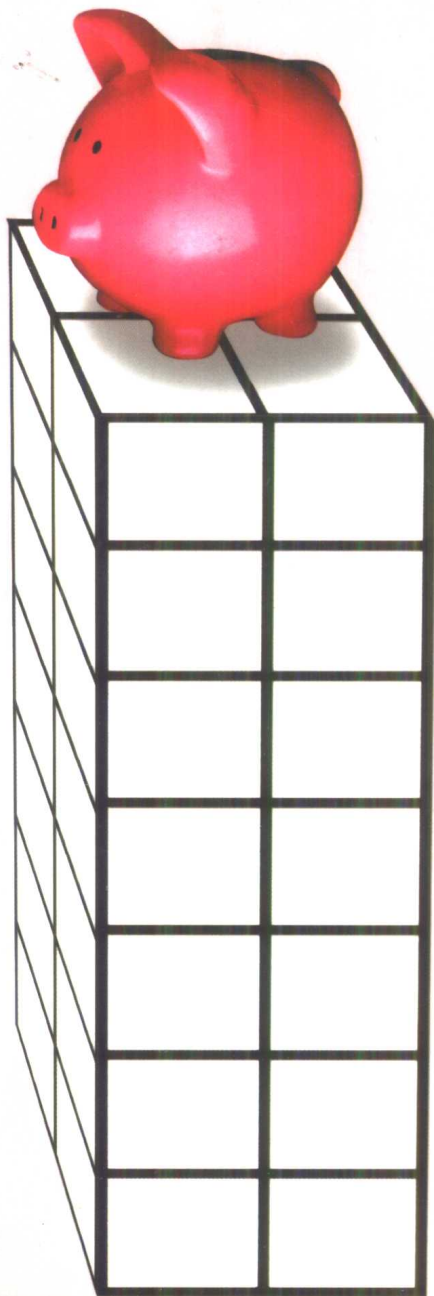


不可理喻

朱碧
著



00000

新媒体女性丛书第一辑
谢有顺 王小山 /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可理喻

朱碧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8660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不可理喻/朱碧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5

(新媒体女性丛书/谢有顺, 王小山主编)

ISBN 7 - 5613 - 2191 - 0

I. 不… II. 朱…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9812 号

责任编辑: 周宏

不可理喻

朱碧著

(新媒体女性丛书/谢有顺, 王小山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邮政编码: 710062)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印张 字数: 210 千字

定价: 全套四册 72.00 元 (每册: 18.00 元)

ISBN 7 - 5613 - 2191 - 0/C·38

开户行: 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帐号: 216 - 144610 - 44 - 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问题, 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电话: (029) 5251046 (传真) 5233753 5307864

我一直在试图靠近这几个女性，并渴望说出她们的存在、她们的言说之于我们这个媒体时代的特殊意义。我相信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而她们这些智慧而锐利的文字，就是这一话题最有力的见证之一。她们有的是我的同事，朝夕相处，有的则在远方，在我视野的暗处，是那些源源不断发到我信箱里的文字，引起了我对她们异于常人的猜想和惊讶。出于一种简朴的愿望，我和王小山都觉得，应该将她们的文字结集成书，以期让更多的人享受这种语言的盛宴。可一切准备实施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由于媒体的某种恶俗趣味，以及“美女作家”这一称号被人不正当地广泛征引，文字女性的形象实际上已经受到严重的污染，如今再推出任何新锐女性的文字，都有可能引来读者狐疑的眼光。

但这套丛书还是要如期出版，因为真相要澄清，女性要说话，如同太阳要升起，孩子要长大，事物要回到它原初的本质上一样。所以，“新媒体女性”的命名，不是要凑当下的女性出版热，恰恰相反，它是想和业已变质的女性概念划清界限，实现必要的分野，进而回到真正的女性空间里，重新申张自己说话和思考的权利。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与女性有关的说话、写作和思考，一度被一些做秀的女性和一些庸俗的媒体合谋所损害，以致有越来越多的人误以为，新锐女性（尤其是写作者）都是身体文化的热爱者和实践者，还有一些

人，甚至能从女性写的每一个字中闻出肉欲的气息。

这样的误读已经接近于杀人。为什么女性的思想一前卫，别人就会想到性解放？为什么女性一说到女权，大家就会以为她要像男人那样活着？看来，现代人的思想已经疾病丛生，到了需要疗救的时候。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注意到了子非鱼、尚爱兰、朱碧和张念这几个人的话语姿态和文字表情，我认为，她们的文字是这个混乱年代里难得的、健康的心灵版本。她们清醒而不偏狭，敏感而不疯狂，理智而不浅薄，字里行间呈现出罕见的细腻和智慧，并带着女性少有的穿透力和趣味性。我喜欢这样的文字，也一直认定，只有健康的心灵才能真正具有这样健康的话语风度。

同时，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她们是女性，是写作的女性，是独立的女性。她们比我更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从来不在自己的文字中隐瞒自己的性别立场。这并非是无要紧要的，因为它基本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疆域和思维路径。上帝造男造女，是有内在区别的，如果一个男人像女人那样活着，或者一个女人像男人那样活着，都注定只能是悲剧。因此，按我的理解，所谓的女权主义，不该是女人去争取如何像男人那样活着，而应是女人争取像真正的女人那样活着的权利。就这点而言，所有的女人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所有的男人也应该是女权主义的拥护者——哪个男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女人不像女人呢？关于此，张念在《不咬人的女权主义》一文中精彩论述：“说起女权，不仅男人，包括一些女人也有点神经过敏，很容易让人产生‘悍妇’+‘荡妇’的联想。那些在妇女运动史上，为女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而不懈斗争的杰出女性，被认为充满了荷尔蒙气息，脸上鼓动着标语一样的表情。给人的印象是她们和男人抢夺工作岗位，抢夺话筒，抢夺言论阵地，称异性恋的女人睡在敌人的阵营；她们拒绝化妆品，美容，胸衣，束腹带，以此毁灭男人对女人

的欲望诉求，按自己喜欢的方式，重新定义美丽的含义；他们认为没有一个‘男人该如何如何，女人该如何如何’的天然逻辑，在人权人性的大前提下，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独立自信、宽容理智，有更多选择和把握生活的权利和能力。如果我们仅仅挑出女权运动的过激言论和行为策略，而不是从女权运动史和女人的真实处境看问题；如果仅仅是受文化惰性的左右，固守一种封建的陈旧的性别定义，而不是以诚挚、倾听的姿态，去面对女权主义的内在真相，我们就只能在一种越来越恶劣的误解中，扭曲伤害着别人，同时也扭曲伤害着自己。”

之所以大段引述张念的话，是因为她在精彩分析之后，还说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事实上，这个世界的男人和女人，谁也离不了谁，我们的幸福和欢乐，我们的痛苦和忧伤息息相关，丝丝相扣。”我非常欣赏这种理智和宽容并存（“谁也离不了谁”）的思想方法，觉得新一代人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是了不起的，它意味着，我们这个混乱而充满活力的世界有可能在她们的笔下重新得到正确的观察。不仅张念，子非鱼、尚爱兰和朱碧等人，也都是在文字中贯彻着这种话语努力。她们的独立思想和批判个性，在保证了她们向事物的内部挺进、以及清晰地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同时，并没有将她们引向偏激、刻薄和滔滔不绝——这本来是新锐女性共同的陷阱。子非鱼之于娱乐，尚爱兰之于网络，朱碧之于深圳，张念之于女性主义，是“新媒体女性”丛书中的核心和主体，多少持批判态度的她们，在这样的命题面前，是很容易漏洞百出或授人以柄的，但子非鱼等人有效地避免了这种难堪，这不仅得力于她们文字的清晰、深刻、直抵本质，更重要的是，她们的用力之处其实不在对象身上，而在自己如何评说对象的文字演进的过程上；或者，重要的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我觉得这是女性写作的一个明显进步，

至少，在年轻一代的女性中，我还很少见到如此注重把话说得漂亮而有趣的人。更多的人，过于看重自己作为女性的这个身份，总是忘不了她的那点情调、缠绵和个人私事，以致文字也显出许多矫情来，而读子非鱼等人的文字，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她们不是依靠那点可怜的私人经验，而是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恣肆的话语方式。比如，同样是面对选美问题，她们各有各的说法：

我们到处扛着美女的大旗，选美的事业明明已经做得如火如荼，电视台的收视明明已经直线上升，网站的人气明明已经鼎盛沸腾……我们却不仅不敢承认美女的功劳，还要自欺欺人地把美女一笔勾销。这就是我们的女权吗？

——子非鱼：《美女就在正前方》

女权主义者是反对选美的。道理比较简单，只欣赏女人外貌是男权社会的病根，对其他女人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有人一看见美少女就发神经，让她们回家脚踏实地，让美少女纷纷灰头土脸的，不要到处招摇，也是男权社会的毛病。谁不同意谁反动！都不敢反动了吧？那再接着说。

——尚爱兰：《美少女梦工厂》

美色就是女人的资源，有这个资源，又怎能让它闲置？……工作着是美丽的，如果是美女，想想，会美到什么地步！……我是愿意多多看到这样的情景的。

——朱碧：《美女传说》

张艺谋说，幸福少女该有一张生动的脸，于是他的搜索队从网络转战到深圳，像皇帝选妃，声势浩大，满城风雨。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巩俐的脸，章子怡的脸，瞿颖的脸，甚至魏敏芝的脸，雷同的脸，复制的脸，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还有搜索队以及娱记们紧张的眼睛疲惫的脸，都在渴望奇迹的降临。在这座神话般崛起的城市，谁是个幸运的灰姑娘，穿上艺谋牌水晶鞋，一夜之间，就会万众瞩目，星光灿烂。谁是神话的主角，一个巨大的悬念，传闻，戏言，张导口谕，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比希区柯克还要扑朔迷离。

生动的脸，生动的脸，你在哪儿呀，在这个野心和欲望超音速飞奔的时代。张艺谋把自己的难题扔给大家。

——张念：《哪里去找生动的脸》

比起那些一提起“选美”这个词就表示反感，就连声说要呕吐的矫情而浅薄的女性来，子非鱼、尚爱兰、朱碧和张念这四个人，真算得上是女中豪杰了。她们没有被俗常的舆论所左右，而是自始至终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对自己的表达负责，她们的个性不是一种故作姿态，而是源于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部分出发，所以，她们的文字中有一种难得的坦率和机智，率性而为又往往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出招，令我们在阅读中充满智性的快乐，还伴着趣味盎然的惊喜。这大概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健康的话语风度吧。类似的篇章在她们的著作中还有很多，我觉得，在这个所谓的女性话语盛行的年代，子非鱼等人所提供给我们的，绝对是不多见的文字享受。

在此，我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出她们最为重要的写作意义：

这四个人，四本书，数百篇短文，已经悄悄地改写了媒体时代中新一代女性的文字品质，或者说，她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面对事物和自身的话语道路（话语方式）。我认为她们写作中的核心武器是：怀疑精神，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勇气，从游戏品质而来的行文的趣味性。——当然，还有她们的知识准备、思辨锋芒在帮助她们把思考推向深刻，等等。这些词语，看起来似乎平常，也已经被滥用人，但“新媒体女性”丛书的四个作者共同赋予了这些词语新的含义。比如，在怀疑精神上，她们不是为了简单地重复亚斯柏斯（Karl Jaspers）1930年在海德堡演讲时说的那句名言：“天下没有不可置疑之事。”而是把这个命题改写成：天下没有经得起怀疑的事。——经过她们锲而不舍的怀疑，娱乐事件露出了它的真相（子非鱼），网络流言得到了必要的澄清（尚爱兰），深圳慢慢显露出它不可理喻的一面（朱碧），连一度被人认为凶猛的女权主义也显得有点脉脉含情了（张念），怀疑成了她们通向事物本质的一条必经之路；在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勇气上，她们重点不在于不掩饰自己内心虚弱而庸常的一面，不把自己装扮成淑女、才女、美女、烈女什么的，而是像一个正常女性那样思考和说话，没有为自己留一个不被人知的阴郁角落，她们文字中的坦率，我想正是源于此。

至于说到行文的趣味性，那确实得感谢这个媒体时代，比如网络，比如南方的报纸（尤其是提出“办中国最好的报纸”这一口号的《南方都市报》，子非鱼、尚爱兰和朱碧等人都是该报长期的专栏作家），它有效地打破了传统中那种政治一手遮天、文字面貌过于严肃的局面，并渐渐地把大家的眼光引向生活和文字的趣味上来。我们已经过腻了无趣的生活，看烦了无趣的文字，从今以后，再也不愿意为了一个空洞的乌托邦或大而无当的道德理想牺牲生活的趣味了。“文革”梦魇般的记忆，不单是它迫害死了多少人，更可怕的还在于它

将民众生活中那些有趣、轻松、柔软、有人情味、私人的细节和经验全部取消了，生活被简化成只剩下一些粗陋而野蛮的政治线条，个人的喜怒哀乐完全被禁止，你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条路可走，这样的生活是完全黑暗而违背人性的。现在，媒体的全面崛起，为每一个人表达自己最个人也最真实的想法提供了可能，它无非是为了告诉我们，高尚的生活值得追求，庸俗的生活也同样值得尊敬。而要让生活从过去那种单一的政治空间里解放出来，变得每个人都可以忍受，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很好地活着，许多人惯常所用的反抗并非是惟一奏效的途径，至少，子非鱼等人为我们实践了一条新的途径，那就是恢复生活本身的趣味性、丰富性和多元化，相信这样的生活也同样会蕴含巨大的转变、破坏和重建的力量。正是深刻地根植于这个信念，子非鱼、尚爱兰、朱碧和张念等人，开始在生活中发现细节和细节中的趣味性，并把它转化到行文中，一种幽默、睿智而简洁的文风就慢慢地在她们身上首先形成。这种轻松和幽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插科打诨，而是她们在识破生活真相之后发出的会心微笑。——是媒体塑造了这样独特的文字，也是这种独特的文字塑造了这群“新媒体女性”。

我想已经足够，四个年轻女性，依托于媒体时代所产生的新的空间，使文字到达事物本身的路径被改变，使女性面对生活的方式被拓展，使心灵的秘密通道被修复，除了这些，写作还能做更多吗？

她们引起广泛注目是必然的。

谢有顺

2001年3月28日

四个精彩的世界(代序)

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如果这句话成立，那么本套丛书的四个女作者就是四个精彩的世界，并且是各有各的精彩，绝不雷同的四个世界。

悲天悯人尚爱兰

来广州之前，我就跟尚爱兰很“熟”，这个“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熟悉；其实，到现在我还没有和她见过面，甚至没通过电话，我们的熟，只能感谢互联网了。我们都属于那种经常在网上写些文字的人，所以，只能看见对方的帖子（在网上张贴的文章），却无法通过帖子看到对方的本来面目——文字相交的朋友未必一定要把酒促膝。我们之间不同的是她对待文字极其认真，而我则随意性比较大，玩闹的成分过浓。这也就是尚爱兰可能有机会跻身一流作家行列而我注定只能成为“顽童”的原因吧。

在我看来，尚爱兰是网上少数几个实力不俗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如果都印成文字，等身是没什么问题的了。但是，著作等身并不重要，我欣赏的是她的作品里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她为纪念焦作大火死难者而创作的小说《焚尽天堂》是近几年来少有的让我心灵产生震撼的作品之一。

本套丛书所收录的尚爱兰作品都是她在上网之余记录下

的网人网事网话网情，属于闲情小品，里面包含了作者许多精致的心情，是她在报纸上专栏作品的精选。网络上的俗人俗事本无可发挥，但是到了尚爱兰手里，却往往另有神采，这就不是网络的功劳了，这种精确的深沉来自作者厚实的生活积累。

尚爱兰是没人会不喜欢的那种人，和其他许多网络作家不同，她身上的“秀”味最轻，也就是说她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在这种遍地都是浮躁泡沫的年代，如果一定要挑一个来喜欢的活，自然要挑这样的老实疙瘩。

值得一提的是尚爱兰的女儿，今年12岁许的方舟，在尚爱兰的看似无意，实则精心的培养下，也已经成为一个能写出不错文章的小写手，让人很是羡慕。

知娱之乐子非鱼

我和子非鱼的交往最早也是在网络上，但是后来我们成了同事，她是我的顶头上司，现在她去了我们集团内的另一家报纸做编辑。

在我眼里，子非鱼是我所知道的中国作家中最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她曾经在《南方都市报》开过两个专栏，一个专门进行娱乐评论；另外一个叫“中国宝贝”，是第一部以女性视角撰写的中国历史，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女性生活故事的剖析和解构，重新描绘历史图卷，走出了一条前人没有想到要开辟的道路。

她的娱乐评论有许多都收入到了这套丛书中，说这些文章是娱乐评论固然没什么问题，但是读者在阅读中会发现，这是一些能带来阅读快感的文章。生活中的子非鱼是一个机敏甚至有些敏感的人，在别人眼里平平淡淡的事，到了子非鱼这里就能产生十分不同的联想，这可能和她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时受到过的专业训练有关。许多有趣的生活细节在我们

这里就那么白白浪费了，但是一旦它们走进子非鱼的笔端，立刻流淌出鲜活来；另一个原因是，作者涉猎的范围绝不仅仅是娱乐，它们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子非鱼总是能看似无意一针见血地抓住事务的本质，告诉你，所谓的娱乐绝不仅仅是娱乐那么简单。

子非鱼曾经对我说，在中国，做娱乐编辑，是一个很好的事业。我后来体会到她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娱乐新闻是目前最容易做出效果的新闻，因为娱乐业的开放程度是最大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只有足球新闻能和它媲美，这也是为什么全国有近 8000 名足球记者的原因。我没有统计过中国有多少娱记，但是我想不会低于 8000 这个数字。中国娱乐新闻的高度竞争，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幸运，是其他领域新闻的表率。开放是必然的，娱乐新闻承担着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人才的任务，从旧的体制里走出来的记者不可能很适应新的新闻事业，所以，娱乐新闻的发展成长以至成熟，是中国新闻事业腾飞的前兆。

这是我所理解的子非鱼的话的意思，我想，这是重要的。子非鱼是能够提醒我重要事情的人，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同类和朋友。

倾听者张念

和张念熟稔起来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一位上海女作家到广州来公干，一些同事邀请她来一起吃个午饭，张念也应邀前来，我才知道她原来竟然和我一个叫“糖衣”的网友在同一家杂志工作，于是大家有了些共同的话题。广州的圈子并不大，于是便不时有这样的场合相见，第二次见面的问候语自然是“哦，你也来了。”也就是这样，因为张念实在是一个不太爱讲话的人。

我属于三杯酒下肚就开始滔滔不绝废话连篇的类型，这

一点上和谢有顺有点相似，不同的是谢有顺虽然也滔滔不绝，但是废话所占的百分比要小得多。张念是一个好的对话者，因为她善于倾听。

想表达自己的人很多，但是善于倾听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肯于花时间倾听废话的人，从这一点上来说，想不把张念当作朋友都难。

诗人杨克为了在自己编辑的杂志《作品》上开办一个言论性的栏目，曾经邀请一些写字的人共商“杂志”事，我和张念都忝列其中，但是我一直没敢为杨克动笔，我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我虽然写字，但是对纯文学这种东西还一直抱着谨慎的态度，尽管我也看到过许多诗人们如流氓骂街般的所谓“论战”，但是这样的诗人也只是诗人中的一部分而已，无法打消我对诗歌及其他纯文学品种的崇敬。我虽不才，但是上升到纯文学的高度如果不思考成熟是不敢如喝了八瓶啤酒后那样开始胡说八道的。

我近期也没在《作品》中看到张念的文章，这使我知道她对纯文学也是有一份敬畏之心的，尽管我也知道，她的文章比起许多自诩文学的人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好得多。

城市猎手朱碧

我想，朱碧算是一个神秘人物，因为我在答应和谢有顺主编这套丛书之前，和她没有任何交往，只是在《南方都市报》上，我们在同一个版面上开着各自的专栏，我们就像是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一样，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那一小块菜地，不过偶尔搭墙头看一眼，对方的菜是否长得比自己更茂盛一点而已。

本套丛书中收录的朱碧的文章就是她在《南方都市报》专栏版这块菜园子里劳作过后的收成。朱碧的文笔细腻老到，最重要的是，她非常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并

从中提炼出许多人想说而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读散文随笔，喜欢与否的最重要标准就是看作者所叙说或者推论的东西是否能引起我的共鸣而又是我所无法表达的。我喜欢王小波和王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个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朱碧也经常给我这样的惊喜。比如，深圳凝聚了全国各地的英才，而粤语与北京土话的交流在朱碧笔下就成了两种生活状态的碰撞。在她的文章中，类似的机智到处都是。

你知道深圳吗？甚至你不用去过，只需要知道，你就应该去了解朱碧的感受；你在生活吗？如果你的确在生活，就有足够的理由喜欢朱碧了，因为她的笔下流淌着的正是生活。

其实人和人的交往中，即使交流十分充分也不能了解对方之万一，如果你想了解这四个精彩的世界，请走进这套丛书，走进她们的内心。

王小山

2001年3月30日

作者简介:

朱碧，1971 年生于湖南，曾任电台主持人，1996 年以《蓝色港湾》获全国经济电台节目奖。现居深圳。主要作品有：散文随笔集《不解风情》、长篇小说《寂静之声》、中篇小说《错失千年》。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刘 锐
内文插图 马海芳

『新媒体女性』丛书

谢有顺
王小山
主编

